



亚洲文明再发现

公元1296年，中国元朝地理学家周达观经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南半岛，辗转前往真腊（今柬埔寨）都城吴哥，采风问俗近一年，据所见所闻撰写《真腊风土记》。约500年后，《真腊风土记》被译成法文出版，《真腊风土记》被译成法文后，《真腊风土记》被译成法文出版，并最终指引探险者发现深藏密林数百年的吴哥古迹。

1992年，吴哥古迹作为濒危遗产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3年，柬埔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中国明确表态参加。从此，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一群中国文保专家续写着中柬文明交流的吴哥故事。

复原文明之“魂”

1998年，由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的中国政府援助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来到柬埔寨开展首个项目——修复建于11世纪的周萨神庙。

中方队员都是经验丰富的文保专家，但开展吴哥保护修复工作之初，他们面临一个又一个全新课题。从事吴哥古迹保护20多年的许言清楚记得：“修复前，周萨神庙可以说只是建筑遗址，一片断壁残垣，是吴哥古迹中损坏最严重的寺庙之一。”

“我们根据建筑自身情况确定了抢救加固、遗址保护、重点修复”的原则，对建筑基础进行加强，并对4000多件散落的构件耐心拼对，原处归安。”许言说，经过7年现场施工，周萨神庙从废墟中重新矗立。

周萨神庙项目完工后，中国专家迎来了更大挑战——修复茶胶寺。这座国寺规格的庙山建筑不仅占地面积更大，而且结构上有多处险情，光散落的石块就达数万，其当年未完工状态也给修复带来了更多挑战。

有了周萨神庙的经验，中方队员对茶胶寺的研究、保护、修复更加深入。他们2007年开始对茶胶寺进行建筑、考古、结构等多方面的前期研究，并开展三维激光扫描记录和测绘、工程地质勘测、石质风化机理和保护实验等系统工作。

“修复期间的施工安排具体到某个时间拆落多少块构件、补配和归安数量等等，每个决定都依托大量测绘和计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金昭宇说。

金昭宇向记者展示了这些石块的档案，每一石块都有可表明其位置的独立编码、石块照片、三维数据等信息。专家们在电脑中做出3D模拟图，并借助电脑计算为每块石头寻找正确的位置。

法国游客苏林游览茶胶寺之后对中国文物修复队的工作赞不绝口：“他们的工作非常棒，保留茶胶寺的‘魂’，原汁原味地修复。”

展示文保之“技”

在中方专家看来，吴哥保护修复项目是一个多维度的“竞技场”，不仅是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和技术交流的平台，也是展示中国先进文保理念、方法和技术的舞台。

金昭宇介绍说，法国对吴哥古迹的研究保护历史最悠久，日本修复吴哥古迹时注重对当地的民生和基础设施援助，德国关注石质文物保护和培训，30多个参与国各有所长。“通过茶胶寺项目，中国的文物维修保护理念、传统技艺和现代技术都得到检验和展现，赢得了柬埔寨和国际同行的认可。”

2018年12月4日，柬埔寨文化与艺术大臣彭萨格娜代表首相洪森为保护吴哥古迹做出突出贡献的各国代表颁发奖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许言、王元林、顾军获柬埔寨王国骑士勋章。

许言见证了周萨神庙和茶胶寺两个项目的进展。“我们严格遵循国际公认的保护理念，又形成了以最小干预原则、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试验先行原则以及研究与修复并重原则为特点的中国模式，特别是强调尽量采取可逆的方式。经过20多年在这个文物保护国际大舞台的锻炼，中国文保团队的进步非常快，已经站在了世界前列。”

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和管理机构发言人隆戈萨告诉记者，中国专家修复技术高超、经验丰富，修复成果受到保护和吴哥古迹国际协调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在柬埔寨等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传承文化之“通”

2018年1月，中柬签署协议，柬政府将吴哥古迹中最核心的部分——王宫遗址交给中国工作队修复。王宫遗址修复项目预计将在2019年内启动。

“屋廊壮观，修廊复道，突兀参差，稍有规模。”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如此描述昔日的王宫盛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前主席贝肖克说，王宫遗址位于吴哥王城内，其地位和意义仿佛中国的紫禁城，从这点看，中国专家更有优势从文化和哲学层面理解这个遗址。“中国文物专家技术水平很高，而文化上的相通是额外优势。”

中方专家认为，王宫遗址项目将给吴哥保护探索新的思路，将建筑保护、石刻保护、考古发掘、实验室建设、东方人才能力培养、生物病害治理、教育培训、交流合作等综合考虑，从而形成一个“保护+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我们要尊重传统的建筑方法技艺，不仅要修复保护好古迹的外观、历史信息，还有传统的工艺。”许言对这个预计长达11年的项目非常期待。

多年的吴哥古迹保护工作也给柬埔寨培养了一批自己的文物修复人员。

据中方专家介绍，修复施工最繁忙的时候，有160多名柬方技术人员、工人与中方一起工作。20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柬埔寨技术人员在项目中成长起来，如今活跃在多个吴哥文物的修复项目中。

“互相尊重、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中柬两个古老文明的对话在未来会焕发出更耀眼的光芒。”许言说。（记者毛鹏飞）新华社金边5月6日电

我在吴哥修文物

跨越时空的中柬文明对话

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青年

本报记者 王若辰

2017年7月，25岁的北京女孩张斯然辞去了电视记者的工作，加入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开始从事代表处的对外传播工作。

同一个月，26岁的山西男孩孙乾放弃了国外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实习半年后，得到了转正机会，先是担任法律顾问，后又转任监控与评估官一职。

一年后的7月，24岁的上海女孩陈一麟抵达纽约，开始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实习，负责社交媒体运营工作。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也走进国际组织的平台，书写人生价值，贡献中国力量。

“我的世界版图变大了”

张斯然对联合国的向往，源于一篇小学语文课文——《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讲的是一名中国蓝盔战士牺牲后，他的孩子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全世界的孩子呼唤世界和平的心声。

这颗种子，在张斯然已经有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之后，依然在发芽，直到结了果。“能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事业尽一份微薄之力，我感到非常荣幸。”张斯然说。

陈一麟却曾忽略世界之“大”，那些待在地图“犄角旮旯”的“小国”，一度在她心中没有存在感。直到她来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看到他们发起的校园暴力调查问卷中，有“不知名”国家的少年倾诉自己的遭遇，陈一麟内心很受触动：“世界上有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有人民，人民有自己的人生。一切都真实。”

而陈一麟的同事们，一直以来都在关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并为他们的问题而付出切实的努力。“联合国的使命这时变得非常真实，也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关注到平时不可能关注到的人。”陈一麟缓缓地说，“我的世界版图变大了。”

一直从事新闻与传播的张斯然在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工作近两年来，越来越能理解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她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前所未有地互联互通，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人可以安安静静做一座孤岛。战乱冲突、流离失所、气候变暖等全球挑战都需要全球方案。而她，正是在为此而添一点柴、加一片瓦。

“不仅是语言和口音问题。大家讨论的网红我也不熟悉，能把所有人逗笑的笑话，我也不知道笑点在哪。”陈一麟说。

作为所在小组“史上第一个实习生”，陈一麟最初几天都没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可她“不甘寂寞”，凭着对同事工作的观察与学习，她主动请缨，撰写了儿童基金会各国办事处社交媒体账号对世界母乳喂养日主题宣传情况的分析报告。

陈一麟的报告收获了同事们的“花式”赞美。“你的报告做得真好！”“也发给我一份行吗？”“能给我们开一个经验分享会吗？”“我们团队的项目，也邀请你参与。”

这些话，让陈一麟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我做了大量工作，幸运的是，我的努力没有白费。”陈一麟说。

孙乾也在努力着。今年3月底，纽约总部团队来到开发署驻华代表处，对过去4年在华执行项目的运转情况开展为期3周的调查评估。孙乾和他的团队承担了活动的总协调任务。

3周里，孙乾和同事们通力协作，最终安排了80多场访谈和全国8个关键项目点的实地走访。平均每个工作日6场访谈，访谈之外还有出行、食宿等后勤工作。孙乾24小时待命，如弦上的箭，随时准备冲到最前线。

评估结束后，纽约总部的同事专门给孙乾和同事们发邮件，称在中国的80多场访谈没有一场“发生事故”，是他们经历过的“最顺利、组织最好”的评估活动。这句话，也足让孙乾心中腾腾出成就感。

挑战和压力，沮丧和挫败，没有绕过奋斗在联合国里的中国青年们。“但任何一份工作都是有挑战 and 困难的，只要比昨天的自己

“比昨天的自己有进步就该知难而上”

孙乾的同事，除了中国同胞，还来自瑞士、意大利、挪威、斯里兰卡等国家。许多同事毕业于国内外名校，专业背景涵盖国际关系、公共政策、经济、环境、法律等。孙乾乐于挑战的性格，让他很享受多元碰撞、“高压”工作的氛围。

“火花往往就是碰撞出来的。”孙乾说，在联合国系统工作，同事们通常不会惧怕和回避不同观点、多元文化之间的“碰撞”，反而会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倾听和接受别人的观点，和而不同。

当然，碰撞的除了火花，还可能是“碰壁”。

孙乾坦言，刚到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工作时，他难以跟上外籍同事发言讨论的节奏，明明自己有话想说却插不进同事们的讨论，很让孙乾沮丧和失落。

大洋彼岸，陈一麟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小组会议上，也一头雾水，全程没跟上几句话。

82岁“足球小将”乐享绿茵



▲日前，在北京交通大学体育场，高洪光(穿黄背心者)在比赛中(拼版照片)。

脖子、后腰、腿、膝关节都活动开了。热了身子了，上场就会兴奋。”

除了做足充分的热身活动，年轻时打下的身体底子让高洪光在球场的激烈对抗中不落风。“我的身体确实比别人好一点，但这不是爹妈给的，是经过学校的体育锻炼得来的。我在大学时百米13秒6，3000米长跑12分半，而且我练过举重，肌肉力量也比较强。当然，体育运动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年龄条件不断调整，有的人踢半小时就不行了，而我现在能连续踢球一个小时以上。”

高洪光认为运动有助于健康长寿，要想长寿就得常年坚持。“我现在没有三高和糖尿病，血压也比较正常。而那些年纪大了就躺着的人，身体是越躺越坏。”



老有所乐 从未想过离开球场

从1985年起，高洪光就一直在北京交通大学球场踢球。球场边跑步的人看到他总会跟他聊聊——“您身体怎么样啊？”“今天进球了吗？”“还打算踢到什么时候啊？”但在高洪光心里，他就从未想过离开球场。

每次来踢球，高洪光都会随身带着纸笔，记录这一天踢球的时间，进了几个球。这样的踢球日记，一记就是多年。“我现在每周踢两到三次。前年我踢了260天，进了250个球，去年因为有伤减少了一半，今年又缓过来了，应该能踢上150多次吧。”



新华社记者贺钊铃摄

多年的踢球时光，让他在球场上结识了不少“忘年交”的球友，而与年轻人交流也使他收获了老年生活里难得的乐趣。“初中生见了我就叫爷爷，其他年纪的一般都叫我姥爷。跟年轻人一块踢球时会聊聊他们的工作情况，去哪出差啊，做些啥研究啊，跟他们聊多了，心态也就年轻了。这跟天天拄着拐杖，寻思那鸡蛋是不是便宜了二毛钱，是不一样的。”

健康的体魄、乐观的心态、积极的追求，高洪光拥有让许多人羡慕不已的人生财富。谁说青春就一定属于年轻人？坚持所热爱的，热爱所坚持的，时光匆匆，却也格外眷恋这位球场上奔跑的“足球小将”。

（黄海波、贺钊铃、郭奥）

一名北京援青医生的“微”心愿

6日立夏。此时，在海拔近4000米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街面的树木才慢慢吐出新绿。裴志飞背着笔记本电脑，匆匆赶往医院。7月就要离开玉树，算算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裴志飞加快了脚步：笔记本电脑里，是她拷下来的妇产科权威医生的讲课录像，她要在走之前抓紧时间再给科里的大夫们讲讲。

“从内心来讲，特别想尽可能多地教他们些东西。”裴志飞说。

42岁的裴志飞是北京市西城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2017年，作为第二批北京援青专家，裴志飞来到青海玉树，成为玉树州人民医院妇产科科室建设带头人。

从北京到玉树，海拔升高了近4000米，裴志飞清楚地记得，刚来玉树时，受高海拔影响，不少援建干部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失眠心慌气短是家常便饭，来玉树的第一个月，裴志飞瘦了整整10斤。

“产科是高危科室，被称为‘24小时的ICU’，我们一救治就是两条命，大家神经每天都紧绷着。”裴志飞说。

位于三江之源的玉树州辖一市五县，这里山高路远，牧民居住分散，由于牧民保健意识相对落后，以前很多牧区的孕妇会选择在家里分娩，情况危急时，家人会选择带着产妇到医院。

“我们就成了牧民孕产妇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内地不同的是，来我们医院救治的孕产妇，危重病人占三成以上，很多责任压在了医护人员身上。”她说。

29岁的牧民才文代吉来自玉树州结古镇，由于胎位前置，出血多，前几日她来医院时，生命一度陷入危急。裴志飞说，这样的病人她们收治了很多，很多都是夜间分娩，她和团队经常工作到天亮。

谁能想到，2007年时该医院只有15张病床，2018年该院病床增加到64张，去年分娩量达2000多人。在裴志飞的带领下，医院开展产科新技术8项，妇科新项目14项，现在该医院还成立了玉树州宫颈疾病诊疗中心，妇产科医护人员达33人，其中26人为藏族。

为了在高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2018年援青一年期满后，裴志飞主动请缨再延长一年。

“我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提升科室医护人员的诊疗水平，玉树灾后重建，当地基础设施跨越发展20年，有了先进的诊疗设备，我们更要尽快提升软实力。”裴志飞说，像新生儿复苏、孕产妇子痫等孕产妇的危重症以及常见的妇科疾病，现在病人不需要转院在玉树就能解决，四川石渠和西藏昌都的很多病人也会来该院看病。

在团队的努力下，2018年该医院的孕产妇死亡率从0.126%降至0%，新生儿窒息率由原来20.56%降至10.25%。经过她手把手指导，当地的医生白玛措措已成为医院妇产科的骨干。

“她把很多精湛的技术从北京带到了高原玉树，我们受益很多，工作时裴医生忘我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白玛措措说。

裴志飞有个习惯，每次做手术时，她兜里经常备着巧克力。有一次经过一夜的手术

后，她累得瘫倒在地，打开一瓶葡萄糖直接喝了下去。“妇产科就是技术加体力的活儿，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

悬壶济世，用药治病；同心同德，用爱暖心。病人家属为裴志飞送来的锦旗上写着“彰显高尚医德，创造生命奇迹”，也许这是对她们的最高嘉奖。

在玉树的近两年时间，裴志飞感觉最对不起的就是上初中的女儿张云嘉，“妈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身边，我感觉我缺少母爱。”说起来玉树前女儿对她说的这番话，一向坚强的她泪如雨下。

今年7月，裴志飞将结束挂职生活回到北京，但她已经开始留恋玉树的生活。

“忘了高原的大山大火，忘了牧民清澈的眼睛，我们在带来医疗技术的同时也在接受三江源的万物洗礼——帮助他人，永远珍爱生命。”裴志飞说。

（记者顾玲、李琳海）新华社西宁5月6日电